

走过千年的风

李景忠

风是大理下关的“原住民”，已在此定居千年从未迁徙。下关地处苍山与洱海之间的峡谷口，冬春时节冷空气顺着横断山脉的峡谷长驱直入，让这里几乎一年四季都有劲风吹拂。独特的风况不仅塑造了下关开阔疏朗的城市气质，也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下关风”的名号，让它成为大理“风花雪月”四景中排在首位的独特景致。千年不息的风穿过峡谷，吹过街巷，把千百年的故事吹进每一位行人的耳中，风是大理送给所有人的第一份浪漫。

风，是下关独有的精神享受，自然原生，天生适配。

顺着风往北走，苍山顶的积雪便遥遥撞入眼底，那是千万年冰雪凝就的冰清玉洁，山风顺着山坡漫下来，带着清润凉意，成了藏在风里的第二份浪漫——苍山雪。等到风势缓下来，你沿着洱海岸边慢慢踱步，抬头就能撞见开满苍山的山茶，粉白朱红攒满枝头，沾着风里的潮气开得热热闹闹，这便是第三份浸润着烟火气的浪漫——上关花。最后等月亮爬上天际，银辉静静铺在洱

海面上，浪涛推着碎光轻轻晃荡，连风都不自觉放轻了脚步，这就是第四份、要你静下心来才能接住的浪漫——洱海月。风花雪月凑在一处，就是大理藏了千年的浪漫，正等着你顺着风来，亲自体验。

这风，最先让人读懂的就是下关独有的松弛与温柔，吹过苍山，也掠过洱海，又轻轻拂过大理古城里被岁月打磨光滑的青石板路。

山间的松涛随它翻涌，水面的清波因它荡漾，一山一水都和着风的节奏，轻轻呼应。这风，从千年茶马古道上一路吹来，卷过马帮驮队铜铃的脆响，掠过崇圣寺三塔的飞檐，最终落进寻常白族人家的粉墙黛瓦间；它裹着山间山茶的清甜，带着青石板路的烟火气，早已经成了刻在这片土地骨子里的温柔。它不似北风那般凛冽逼人，也不似南风那样黏腻闷潮，只带着独属于高原的清明疏阔，年复一年穿过峡谷与田畴，把大理的故事，吹进每一个曾在此驻足的旅人心间。

下关风，是这片土地藏了千年的浪漫序言，

每一缕都裹着大理人刻进生活里的松弛，每一阵都携着苍山洱海不动声色的温柔，它等每个赶路而来的人停下脚步，吹散旅途的疲惫、放空心底的烦忧，让人人只接住这从千年时光里吹来的、独一份的自在与清明。

下关风的特点是劲大、势急、声响，可它最温柔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不曾惊扰了人间烟火的日常，从未踏入过人家的客厅、卧室与厨房。

它只徘徊在街巷的转角、洱海岸边的堤岸、苍山脚底的松林，给赶路的人擦一擦额角的汗，给檐下挂着的扎染布添几分灵动，给晒在院子里的茶花吹走落在花瓣上的浮尘。你走累了靠在石墙上歇脚，它就绕着你打几个转，把满身的燥热都悄悄带走，只留一身清爽留在衣摆之间，却从不多做停留，更不会扰了你屋子里安安稳稳的日常，永远带着恰到好处分寸，把自在和舒适留给每一个在这里生活、路过的人。

站在下关的每一处地方，都能感受到风的轻轻拥吻，一不小心，你头上戴的饰物就被风掀了起来，发梢跟着风晃出松松散散的弧度，连藏在发间

的花香都飘得老远，沾到街边人行道旁的树上去。

风和人像在悄悄嬉闹较劲，你在风里走，头发被吹得贴在脸颊又扬起，手里拎的纸袋被风灌得鼓鼓，撑出满袋晃荡的风声，脚步却没半分停顿，迎着风往要去的方向走。风抢了你领口的扣，吹歪你肩上搭的外衣，却吹不走你往前的脚步，反倒把一路沾着的闷热带走，将洱海边带着潮气的凉丝丝风送进领口。走得久了，连自己都恍然觉出，这风哪里是陪着人走，分明是在和人嬉闹，总抢在人前头，把满街的烟火动静都揉进风里，送你一场热热闹闹的人间。

你停下脚步站定喘气，风也跟着放慢了节拍，不再闹着扯你的衣角掀你的帽子，只静静绕在你身侧，把远处白族人家家三道茶的甜香、街边烤乳扇的焦香，一缕缕都送到你鼻端。你站在风里深吸一口气，满胸腔都是苍山的清润、洱海的烟岚，连心里攒了许久的烦闷都跟着被风卷走，只留一身轻快的松弛。这就是下关的风，带着千年不变的清明和恰到好处的温柔，从来不愧不忙，只等你来，接住这专属于大理的第一份浪漫。

洱海的镜与心 | 姜超

洱海的水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蓝落在苍山脚下 就不再离开七十年前它看着人们在湖边欢呼水面映着旗帜的红 也映着日出的金这水啊 是活的 是有记忆的它记得渔船的桨声 记得水鸟的啼鸣记得每一场雨带来的山歌也记得七十年来所有关于守护的誓言

水的硬度是柔软的硬度它能磨圆石头 也能映照天空能载舟 也能养人三岛上栖息的不仅是鸳鸯还有一代代人与水共生的智慧水至柔 却能穿透岁月

水的纯度是大理人心灵的纯度清澈见底 不藏污垢此时 水更加澄明因为它被无数双手托举着被无数颗心疼爱着

今夜月光落在水面上 碎成千万片银像七十年的光阴 每一片都闪亮洱海不说话 它只是静静地蓝着蓝成所有离乡者梦里的底色蓝成这座城永恒的镜与心

洱海帖 | 李锦城

波浪推开西堤抒情的早春旧时琴音抚平了他乡客半生的缺憾与烦忧白鹭凝视着水中倩影谁握住迢迢的相思谁仍在故事终点痛候木柴试图唤醒潮底沉落的星辰那些为爱虚掷的良辰而今将我放逐在无人折返的山丘薄雾轻抚每一瓣恰似你面容的幼花远处三塔传来的钟声仿佛诉说着记忆的千万种镜像中总有一个人在别离后频频回首湖水将我引至苍老的歧途几朵静穆的白云并未追问交付的哀情落于何处死生契阔的誓词究竟为何人停留我望着湖心依偎的水鸟恍惚间另一年轻的我们正漫步湖畔契合的心跳成为天地永不落幕的缘由

秋雨 | 字加华

山头的薄雾如轻纱密织的雨丝夹着寒意携带着一缕淡淡的忧伤由远而近 濡湿了九月的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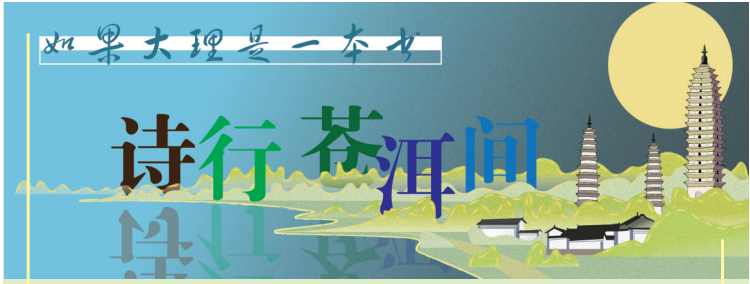
站在校园的围栏下炊烟袅娜 瓦屋披纱如早起的阿妈披着晨光走进村后的坡地

雨雾漫过山林轻盈地向村庄飘来如诗似画的田畴铺展在村口任秋雨描摹

独自伫立绵绵细雨轻拂那一缕悠远的思念又缓缓漫上心头酒湿我的双眸

云栖石门关

茶映青堰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偉

游九气台

如清（明）

春泉曲曲绕花田，水向人家似辋川。
桃李长堤风过去，乱飞红粉上渔船。
好春多在野人家，负廓湖山尽是花。
合买小舟还载酒，与君随处醉烟霞。

——《大理历代诗词选》

无数次去洱源泡温泉，对洱源青山秀水间热气迷离的美，却一直词穷。读到这一首明代诗作，才知几百年前早有人将洱源温泉的好，说得那么透彻，那么文艺。

洱源，单看这两个字，水韵润泽之气扑面而来。海西海、茈碧湖、西湖、东湖，每一个湖泊都各有个性；弥苴河、弥茨河、海尾河、黑惠江、凤羽河、永安江、罗时江，每一条河都携万顷清泉，有的汇入洱海，有的流入滇西峡谷。洱源多温泉，下山口、牛街、洱源县城周边都有，多为碳酸泉或硫磺泉，泉水柔滑，浴之让人皮肤白皙，神清气爽。

九气台就在洱源县城，因九股温泉升腾九道蒸汽得名，是洱源温泉文化地标。

诗中第一句“春泉曲曲绕花田，水向人家似辋川”，像是“航拍洱源”的镜头一样，从高空把洱源河湖与温泉温润出的景色一眼阅尽，如同仙乡，有仙气飘飘之感。诗中的辋川，指蓝田县辋川山谷，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隐居庄园所在之处，单是“辋川”这两个字仿佛就有一种隐逸之气。这也让我想起另一位唐代大诗人李商隐，他的名句“蓝田日暖玉生烟”中那氤氲之感，竟也十分贴合洱源绿水青山之间“三步温泉四步汤，气蒸雾绕似仙乡”热气蒸腾的景色。

跟着镜头推进，我们与诗人一起来到了乱花开满的长堤之上，“桃李长堤风过去，乱飞红粉上渔船”，风吹着花瓣，花瓣随风飞舞，其中一些粉色花瓣居然被吹到了湖边的渔船上。沿着春风满道的长堤一路走，很快就来到了朋友家。

读到“好春多在野人家，负廓湖山尽是花”这一句，我们知道诗人已经来到朋友家入座，是一所湖边的小院，满目尽是青山与繁花，与朋友相聚在野趣十足的环境里，谈笑风生，真是人生快事。这时，我们跟随镜头，看见小院里，有一位朋友举杯朗声说道：“值此春风一季，桃李盛放，当尽兴一游！”怎么才算尽兴一游？“合买小舟还载酒，与君随处醉烟霞。”大家转而备好酒食，登上小舟，一路诗歌互答，缓缓往烟霞深处驶去……这是多么畅快的一次春日温泉游。

其实，洱源温泉游是大理养生游中最值得推荐的。洱源位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热带南延部位，水热活动异常活跃，是大理久负盛名的“温泉之乡”，也是中国地热温泉资源较丰富的一个县城。九气台温泉水，带有硫磺泉特有的臭鸡蛋味。以此硫磺泉洗、浴、泡、蒸，让人身心舒畅，是一种放松、休闲的康养新体验。

温泉与美食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有一些独特的温泉美食，首推温泉鸡，口感鲜嫩香酥。另外“气磺蛋”也是一绝，将鸡蛋用手帕或薄布包住，口扎紧，放入温泉中煮上一盏茶工夫，即可食用。蛋熟后，蛋黄、蛋白不凝，状如流脂，可用一根竹管捅破蛋壳，如果冻般直接吸食，其味鲜嫩可口，自然别具风情。

眼下秋风渐起，寒露渐浓，想着软滑的温泉水，想着洱源的迷离水汽，忽而有些急盼周末的到来……或许，我们能为每天的奔波找到一个理由，奔波让我们的生活得以延续，奔波填满了我们的时间，可在奔波的间隙，你可否想过错过了什么？比如偶尔的激越，比如难得的偷闲，比如浸在温泉之中，给自己一个咫尺天涯的想象空间？

突发奇想，如果代洱源发一个邀请帖，上边只写一句“与君随处醉烟霞”，或者再简略些只写“醉烟霞”3个字，那众多醉心于洱源温泉的人们，收到消息，会不会飞奔而来，赴这满城清池之约？

（王晓云）



后来我问李桂科医生，他告诉我，这把椅子是罗学仁做的，并且极有可能是在春天，看着周围漫山遍野的百花绽放而信手刻下的。因为山石屏没有叫“春花”的人。

麻风病人也是人，他们也有爱。正是爱的力量，支撑着他们勇敢地面对病痛，面对人生。人类为何生生不息？即便在绝境之下，人们依然无畏地面对世界，乐观地面对生活，永远充满希望。这些麻风病人，难道不是生活的强者吗？

麻风病人末梢神经受损，手足失去了知觉，即便烫伤，烧伤自己也不知道，往往引发持续性的溃瘍，痛苦不堪。因此，他们使用的炊具就与其他村落有明显区分。铁锅的铁柄上，要加装很长的木柄，以免烫伤。锣锅的铁制吊环上，要套上竹筒，或把木头中间掏空套上去。锑锅的手柄上，也要加装木头。山石屏的刀具，大多也装上较长的木柄，尽量避免伤害。

山石屏的劳动工具，也是麻风患者自己的杰作。板锄、条锄、镰刀、砍刀、菜刀，全是山石屏的铁匠打制。当年，他们就用这样的工具开荒种地，用这样的工具挖路、修桥、造船，不知费了多少健康人难以承受的心力。其中有把锄头边缘已经呈锯齿状，可能是在挖地或修路时碰到坚硬的山石。有把锄头的边缘已经磨圆，显然年深日久。有把锄头的木柄很长，却是弯曲而表皮粗糙，就连树皮也没刮净，应当是原来的锄头棒断掉，临时找了根木头换上。

在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还能看到耕田用的犁铧，木齿耙，扬场用的木制鼓风机，打场用的连枷，还有竹编的簸箕、箩筐、提篮，更有蓑衣、斗笠，那些如今在农村已经难觅踪迹的物件，在山

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还能呈现。李桂科随手拎起个篮子说，这个花篮也是我当年编的，这让我想起了李桂科医生之外的身份，他是个称职的篾匠、木匠和泥水匠，这样的人，在农村也很吃得开。有个老木柜，上面展示着麻风康复者用过的刀具，大都锈迹斑斑。砍柴刀、切菜刀、剔骨刀、削皮刀，长短宽窄都有。

李桂科顺手拿起两把刀说：“这把大刀是杨兆元的父亲送给他的，这把菜刀是他到洋芋山麻风村后，他的岳父送给他的。后来，这两把刀就跟着他来到山石屏麻风疗养院。杨兆元说，这两把刀是他生活的希望，是他的传家宝，鼓励他献爱心，照顾好老人，他很珍惜。现在，他把这两把刀送给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珍藏。”

查出麻风病，被迫离开家园，到麻风村居住，杨兆元内心的煎熬和挣扎我们无法想象。但这两把刀在他艰难的人生中有着非凡的意义。对于他的父亲而言，儿子得了麻风病，要离开家园，在那个时代，或许就意味着生死离别。即便能偶尔相见，父子兄弟也不可能同住家中。集中隔离，不是几天、数月，或许就是一生。对于他的岳父来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送女婿一把菜刀，盼的是他能和女儿安生过日子，在油盐柴米的平淡岁月里互相帮衬，说得严重些，那就是相依为命。

在原状恢复的医务室，可以清晰地还原麻风防治医生的日常。那辆“金鸡牌”自行车，李桂科骑了几十年，现在还能骑。他说他出去的时候，经常把自行车寄存在炼铁街上的字立华家。单车扶手上挂着个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公文包，是那个年代的标配。两个印着醒目

